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四十九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楊堅篡周

陳臨海王光大二年秋七月壬寅周隨桓公楊忠卒子堅襲爵堅爲開府儀同三司小宫伯

宣帝太建四年夏四月癸巳周立皇子魯公贇爲太子大赦

五年秋九月壬午周太子贇納妃楊氏妃大將軍隨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宫正宇文孝伯言

於周主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斂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帝曰正人豈復過卿於是以尉遲運爲右宮正運迥之弟子也帝嘗問萬年縣丞南陽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帝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

爲惡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仍擢運爲京兆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七年秋七月周主如雲陽宮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畿伯下大夫長安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周主待堅素厚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詭對曰隨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陳無不破

八年秋八月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宮尹鄭譯王端等皆有寵於太子太子在軍中多失德譯

等皆預焉軍還王軌等言之於周主周主怒杖太子及譯等仍除譯等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譯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益昵之譯儀之兄孫也周主遇太子甚嚴每朝見進止與羣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其嗜酒禁酒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捶撻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乃敕東宮官屬錄太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子畏帝威嚴矯情修飾由是過惡不上聞王軌嘗與小内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於帝

曰皇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可信陛下恆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爲憂帝以問弼弼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旣退軌讓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反覆弼曰此公之過也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後軌因內宴上壽捋帝須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帝問右宮伯宇文孝伯曰吾兒比來何如對曰太子比懼天威更無過失罷酒帝

責孝伯曰公常語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甚懼深自晦匿帝深以軌等言爲然但漢王贊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

十年夏五月癸巳帝不豫　六月丁酉朔帝疾甚還長安是夕殂年三十六戊戌太子即位尊皇后阿史那氏爲皇太后宣帝始立即逞奢欲大行在殯曾無

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高祖宮人逼爲
淫欲超拜吏部下大夫鄭譯爲開府儀同大將軍內
史中大夫委以朝政已未葬武皇帝於孝陵廟號高
祖既葬詔內外公除帝及六宮皆議即吉京兆郡丞
樂運上疏以爲葬期既促事訖即除太爲汲汲帝不
從帝以齊煬王憲屬尊望重忌之謂宇文孝伯曰公
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
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
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
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矣帝不懌由是踈之乃與開

府儀同大將軍于智鄭譯等密謀之使智就宅候憲因告憲有異謀甲子帝遣宇文孝伯語憲欲以憲爲太師憲辭讓又使孝伯召憲曰晚與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别室至卽執之憲自辯理帝使于智證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兹恨耳因擲笏於地遂縊之帝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勃海李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辭有司以露車載憲尸而出故吏皆散唯李綱撫棺號慟躬自瘞之哭拜而去又殺上大將軍王

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獨孤熊開府儀同大將軍豆盧紹皆素與憲親善者也帝旣誅憲而無名乃云與興等謀反時人謂之伴死以于智爲柱國封齊公以賞之　閏月乙亥周主立妃楊氏爲皇后　秋七月壬戌以亳州總管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

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於露門始與羣臣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輔官以大冢宰越王盛爲大前疑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爲大右弼申公李穆爲大左輔大司馬隨公楊堅爲大後承周主之初立也以高祖刑書要制爲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

宥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爲虞書所稱眚災肆赦謂過誤爲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奸宄之惡乎帝不納旣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爲威虐懾服羣下乃更爲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纔踰年卽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宮增置位號不可詳錄遊宴沉湎或旬日不出羣臣

請事者皆因宦者奏之於是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帝
八失其一以爲大尊比來事多獨斷不參諸宰輔與
衆共之其二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
嫁貴賤同怨其三大尊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
奏多附宦者其四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嚴前制其
五高祖斲雕爲朴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其六徭賦
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卽治其罪杜
獻書之路其八玄象垂誡不能諮諏善道修布德政
若不革玆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殺之
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洛陽元巖歎曰臧

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乃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帝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爲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癸卯周立皇子闡爲魯王戊午周主至洛陽立魯王闡爲皇太子　二月周徐州總管王軌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彊寇欲爲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遽忘之邪正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

後知吾此心耳周王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
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捋須事帝使
內史杜慶信就州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
顔之儀切諫帝不聽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
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
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於家
遠近知與不知皆爲軌流涕之儀之推之弟也周王
之爲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爲宮正數進諫不用又
與王軌宇文孝伯宇文神舉皆爲高祖所親待太子
疑其同毀己及軌死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

禍爲之柰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運求出爲秦州總管它日帝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令將出賜死於家時宇文神舉爲幷州刺史帝遣使就州酖殺之尉遲運至秦州亦以憂死　辛巳周宣帝傳位於太子闡大赦改元大象

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四旒車服旂鼓
皆倍於前王之數皇帝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衞
等官皆準天臺尊皇太后爲天元皇太后天元既傳
位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國之儀典率情變
更每對臣下自稱爲天用樽彛珪瓚以飲食令羣臣
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既自比上帝不欲羣
臣同已常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
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不聽人有天
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爲姜九族
稱高祖者爲長祖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木爲輪禁天

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黑妝每召侍
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政事遊戲無常出
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陪侍之官皆不堪命自
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爲度謂之
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
嬪御雖被寵幸亦多杖背於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
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 夏五月
辛亥以襄國郡爲趙國濟南郡爲陳國武當安富二
郡爲越國上黨郡爲代國新野郡爲滕國邑各萬戶
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逌並之國隨

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哉　秋七月庚寅周以楊堅爲大前疑　己酉周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爲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皇后朱氏爲天皇后立妃元氏爲天右皇后陳氏爲天左皇后凡四后云

十二年春二月乙丑周天元改制爲天制敕爲天敕壬午尊天元皇太后爲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爲天元聖皇太后癸未詔楊后與三后皆稱太皇后司馬后直稱皇后行軍總管杞公亮天元之從祖兄也

其子西陽公温妻尉遲氏蜀公迥之孫有美色以宗婦入朝天元飲之酒逼而淫之亮聞之懼三月軍還至豫州密謀襲韋孝寬幷其衆推諸父爲主鼔行而西亮國官茹寬知其謀先告孝寬孝寬潛設備亮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不克而走戊子孝寬追斬之温亦坐誅天元即召其妻入宫拜長貴妃時周師寇淮南韋孝寛爲行軍元帥周天元如同州增候正前驅式道候爲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於赤岸澤數十里閒幡旗相蔽音樂俱作又令虎賁持鈒馬上稱警蹕乙未改同州宫爲成天宫庚子還長安詔天臺侍衞之

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閒服之壬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天元將立五皇后以問小宗伯狄道辛彥之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太學博士西城何妥曰昔帝嚳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帝大悅免彥之官甲辰詔曰坤儀比德土數惟五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於是以陳氏爲天中太皇后尉遲妃爲天左太皇后又造下帳五使五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自讀祝版而祭之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

從又好倒懸雞及碎瓦於車上觀其號呼以為樂夏五月周楊后性柔婉不妒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天元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后父大前疑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堅謂左右曰色動即殺之堅至神色自若乃止內史上大夫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傾心相結堅既為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願少留意譯曰以公德望

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譯即言之天元將遣
譯入寇譯請元帥天元曰卿意如何對曰若定江東
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隨公行且爲壽陽總
管以督軍事天元從之己丑以堅爲揚州總管使譯
發兵會壽陽將行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甲午夜天
元備法駕幸天興宮乙未不豫而還小御正博陵劉
昉素以狡諂得幸於天元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
見親信天元召昉之儀入臥內欲屬以後事天元瘖
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沖以楊堅后父有重名遂與
領內史鄭譯御飾大夫柳裘內史大夫杜陵韋謩御

正下士朝那皇甫績謀引堅輔政堅固辭不敢當昉曰公若爲速爲之不爲昉自爲也堅乃從之稱受詔居中侍疾裘惔之孫也是日帝殂祕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顏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沖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柰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衞旣受敕並受堅節度堅恐諸王在外生變以千金公主將適

突厥爲辭徵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堅索符璽顏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爲西邊郡守丁未發喪靜帝入居天臺罷正陽宮大赦停洛陽宮作庚戌尊阿史那太后爲太皇太后李太后爲太帝太后楊后爲皇太后朱后爲帝太后其陳后元后尉遲后並爲尼以漢王贊爲上柱國右大丞相尊以虛名實無所綜理以楊堅爲假黃鉞左大丞相秦王贄爲上柱國百官總己以聽於左丞相堅初受顧命使邗國公楊惠謂御正下大夫李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

事經國任重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堅大喜始劉昉鄭譯議以堅爲大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又求小冢宰堅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衆心及發喪卽依此行之以正陽宮爲丞相府時衆情未一堅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將之東宮百官皆不知所從堅潛令賁部伍仗衞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卻堅入賁遂典丞相

府宿衛貢辯之弟子也以鄭譯爲丞相府長史劉昉爲司馬李德林爲府屬二人由是怨德林內史下大夫勃海高熲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欲引之入府遣楊惠諭意熲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熲亦不辭滅族乃以爲相府司錄時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靜帝同帳而坐劉昉飾美伎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沖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性識庸下以爲信然遂從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爲寬大刪略舊

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吾以庸虛受兹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潁之事乎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堅以相州總管尉遲迥位望素重恐有異圖使迥子魏安公惇奉詔書召之會葬壬子以上柱國韋孝寬爲相州總管又以小司徒叱列長叉爲相州刺史先命赴鄴孝寬續進陳王純時鎮齊州堅使門正上士崔彭徵

之彭以兩騎往止傳舍遣人召純純至彭請屏左右密有所道遂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彭楷之孫也六月五王皆至長安周尉遲迥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寬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韋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審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孝寬兄子藝爲魏郡守迥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迥所爲藝黨於迥不以實對孝寬怒將斬之藝懼悉以迥謀語孝寬孝寬攜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

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逈尋遣儀同大將軍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追者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堅又令候正破六韓裒詣逈諭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爲之備逈聞之殺昶及裒集文武士民登城北樓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以匡國庇民何如衆咸從命逈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置官司時趙王招入朝留少子在國逈奉以號令甲子堅發關中兵以韋

孝寬爲行軍元帥郕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武川宇文述武鄉公崔弘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等皆爲行軍總管以討迥弘度楷之孫詢穆之兄子也初宣帝使計部中大夫楊尚希撫慰山東至相州聞宣帝殂與尉遲迥發喪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佗計吾不去懼及於難遂夜從捷徑而遁遲明迥覺追之不及遂歸長安堅遣尚希督宗兵三千人鎭潼關雍州牧畢刺王賢與五王謀殺堅事洩堅殺賢幷其三子掩五王之謀不問以秦王贄爲大冢宰杞公椿爲大司徒

庚子以柱國梁睿爲益州總管　周青州總管尉遲勤迥之弟子也初得迥書表送之尋亦從迥迥所統相衞黎洛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滎州刺史邵公胄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潼州刺史曹孝達各據本州徐州總管司錄席毗羅據兗州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蘭陵皆應迥懷縣永橋鎭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迥迥使其所署大將軍石遜攻建州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之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拔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爲刺史紇豆陵惠襲陷鉅鹿遂圍

恆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沭州莒州刺史烏丸尼等帥青齊之衆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拔曹亳二州屯兵梁郡席毗羅衆號八萬軍於蕃城攻陷昌慮下邑李惠自申州攻永州拔之迥遣使招大左輔幷州刺史李穆穆鎖其使封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迥穆深拒之堅使內史大夫柳裘詣穆爲陳利害又使穆子左侍上士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鐶金帶遺堅十三鐶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遣渾詣韋孝寬述穆意穆兄子崇爲懷州刺史初

欲應迥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於堅迥子誼爲朔州刺史穆執送長安又遣兵討郭子勝擒之迥招徐州總管源雄東郡守于仲文皆不從雄賀之曾孫仲文謹之孫也迥遣宇文冑自石濟宇文威自白馬濟河二道攻仲文仲文棄郡走還長安迥殺其妻子迥遣檀讓徇地河南丞相堅以仲文爲河南道行軍總管使詣洛陽發兵討讓命楊素討宇文冑丁未周以丞相堅都督中外諸軍事鄖州總管司馬消難亦舉兵應迥己酉周以

柱國王誼爲行軍元帥以討消難廣州刺史于顗仲文之兄也與總管趙文表不協詐得心疾誘文表手殺之因唱言文表與尉遲迥通謀堅以迥未平因勞勉之卽拜吳州總管趙僭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第堅齎酒殽就之招引入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於帷席之閒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從祖弟開府儀同大將軍弘大將軍元胄坐於戶側胄順之孫也弘胄皆有勇力爲堅心腹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元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訶之曰我與

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卻冑瞋目憤氣扣刀入衞
招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招
僞吐將入後閤冑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
稱喉乾命冑就廚取飲冑不動會滕王逌後至堅降
階迎之冑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兵馬
何能爲冑曰兵馬皆彼物彼若先發大事去矣冑不
辭死恐死無益堅復入坐冑聞室後有被甲聲遽請
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堅下牀趨走招將追
之冑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及門冑自後至招恨不
時發彈指出血壬子堅誣招與越野王盛謀反皆殺

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堅都督臨涇李圓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　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爲於是引軍壁於武陟尉遲迥遣其子魏安公惇帥衆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會沁水漲孝寬與迥隔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饟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堅深以爲憂與內史上大夫鄭譯謀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

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令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縶則自鄖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乃命少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爲之節度仲方猷之子也辭以父在山東又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爲將譯辭以母老堅不悅府司錄高熲請行堅喜遣之熲受命亟發遣人辭母而已

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李德林謀之時軍書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司馬消難以鄖隨溫應土順沔儇岳九州及魯山等八鎮來降遣其子永爲質以求援八月己未詔以消難爲大都督總督九州八鎮諸軍事司空賜爵隨公庚申詔鎮西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南豫州刺史任忠帥衆趣歷陽超武將軍陳慧紀爲前軍都督趣南兗州周益州總管王謙亦不附丞相堅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梁睿至漢川不得進堅即以睿爲行軍元帥以討謙梁世宗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

莊手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
幼時艱猥蒙顧託梁主弈葉委誠朝廷當相與共保
歲寒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迥連謀以爲進
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
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淩諸葛誕皆一時
雄傑據要地擁彊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
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爲名故也今尉遲迥
雖曰舊將昏耄已甚司馬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
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
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

民以觀其變梁王深然之衆議遂止高頵至軍為橋於沁水尉遲惇於上流縱火栰頵豫為土狗以禦之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卻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卻鳴鼓齊進軍既度頵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惇兵大敗單騎走孝寬乘勝進追至鄴庚午迥與惇及惇弟西都公祐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迥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迥弟勤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至迥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卻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行軍總

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及思安伯代人賀婁子幹先登崔弘度妹先適迥子爲妻及鄴城破迥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迥曰頗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罵左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升曰汝可取迥頭弘升斬之軍士在小城中者孝寬盡阬

之勤悖沛東走青州未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郭衍追獲之丞相堅以勤初有誠款特不之罪李惠先自縛歸罪堅復其官爵迴末年衰耄及起兵以小御正崔達拏爲長史達拏暹之子也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敗于文仲軍至蓼隄去梁郡七里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而僞北讓不設備仲文還擊大破之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棄城走仲文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檀讓以餘衆屯成武仲文襲擊破之遂拔成武迴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

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至金鄉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以爲檀讓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自歸如卽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設伏擊之毗羅軍大潰爭投洙水死水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斬毗羅傳首韋孝寬分兵討關東叛者悉平之堅徙相州於安陽毀鄴城及邑居分相州置亳州魏州梁王聞迥敗

謂柳莊曰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丞相堅之
初得政也待黃公劉昉沛公鄭譯甚厚賞賜不可勝
計委以心膂言無不從朝野傾屬稱爲黃沛二人皆
恃功驕恣溺於財利不親職務及辭監軍堅始踈之
恩禮漸薄高熲自軍所還寵遇日隆時王謙司馬消
難未平堅憂之忘寢與食而昉逸遊縱酒相府事多
遺落堅乃以高熲代昉爲司馬不忍廢譯陰敕官屬
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惶懼頓首求
解職堅猶以恩禮慰勉之　周王誼帥四總管至鄖
州司馬消難擁其衆以魯山甑山二鎮來降　九月

庚戌以隨世子勇爲洛州總管東京小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壬子以左丞相堅爲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　冬十月周丞相堅殺陳惑王純及其子　周梁睿將步騎二十萬討王謙謙分命諸將據險拒守睿奮擊屢破之蜀人大駭謙遣其將達奚惎高阿那肱乙佛虔等帥衆十萬攻利州堰江水以灌之城中戰士不過二千總管昌黎豆盧勣晝夜拒守凡四旬時出奇兵擊惎等破之會梁睿至惎等遁去睿自劒閣入進逼成都謙令達奚惎乙佛虔城守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睿擊之謙戰敗將入城惎虔以城降謙

將麾下三十騎走新都新都令王寶執之戊寅睿斬
謙及高阿那肱劍南平　十二月甲子周以大丞相
堅爲相國總百揆去都督中外大冢宰之號進爵爲
王以安陸等二十郡爲隨國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
堅受王爵十郡而已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隋王始受相國百揆九錫之命
建臺置官丙辰詔進王妃獨孤氏爲王后世子勇爲
太子開府儀同大將軍庾季才勸隋王宜以今月甲
子應天受命太傅李穆開府儀同大將軍盧賁亦勸
之於是周主下詔遜居別宮甲子命兼太傅杞公椿

奉冊太宗伯趙煚奉皇帝璽紱禪位於隋隋王冠遠
遊冠受冊璽改服紗帽黃袍入御臨光殿服衮冕如
元會之儀大赦改元開皇命有司奉冊祠於南郊遣
少冢宰元孝矩代太子勇鎭洛陽孝矩名矩以字行
天賜之孫也女爲太子妃少內史崔仲方勸隋王除
周六官依漢魏之舊從之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
內史祕書內侍五省御史都水二臺太常等十一寺
左右衞等十二府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
十一等勳官以酬勤勞特進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
以加文武官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爲納言以相國司

馬高熲爲尚書左僕射兼納言相國司錄京兆虞慶則爲内史監兼吏部尚書相國内郎李德林爲内史令乙丑追尊皇考爲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妣呂氏爲元明皇后丙寅修廟社立王后獨孤氏爲皇后王太子勇爲皇太子丁卯以大將軍趙煚爲尚書右僕射己巳封周靜帝爲介公周氏諸王皆降爵爲公初劉鄭矯詔以隋王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王幼沖恐權在它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逾甚隋王内甚愧之改封樂平公主久之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隋王與

周載師下大夫北平榮建緒有舊隋主將受禪建緒
爲息州刺史將之官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
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即位來朝帝謂
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
帝笑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上柱國竇
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
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
言滅吾族毅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昞之
子也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
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

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孫譙公乾惲冀公絢閔帝子紀公湜明帝子酆公貞宋公實高祖子漢公贊秦公贄曹公允道公充蔡公兌荊公元宣帝子萊公衍郢公術皆死德林由是品位不進　五月隋王潛害周靜帝葬於恭陵以其族人洛爲嗣

張溥曰隨公堅相貌非常有人君之表宇文憲王軌勸周武帝蚤除之不果後竟篡周爲天子王衍不殺石勒卒亂晉室至今恨之然周武之世堅跋扈未形殺之無名且有天命在烏能殺也天元昏虐君臨踰年即禪位於太子闡夫魏

弘禪子宏而身弒齊湛禪子緯而國亡太上不祥前車非遠天元不念禍亂尊高自擬身爲王者之父志窮四海之欲五后並立天杖酷行憲軌孝伯等誅死而忠賢盡鋤趙陳越代滕諸王就國而根本不固驟疾病瘖嗣主幼沖鄭譯劉昉遂謀戴堅此皆狡諂小人不足多怪獨李德林齊朝宿望周武尊禮隆重謂其人在天上瑞愈鳳麟而願死奉逆贊堅陰謀華歆楊脩二賊肉腥豈足食哉尉遲迥累葉貴戚地居形勝憤堅逆亂投袂稱兵仗義疾呼何往不克韋叔裕

李穆等不知大義助堅爲敵黃龍兵敗擲弓罵賊廻歸地下軍士坑屠翟義不辭粉族諸葛誕甘心碎首莽昭之世天地君臣賴此不滅事雖不成何可少也趙王招圖堅杯酒徘徊不成元胄扶堅下牀自謂勇等鴻門然比之黃沛其功狗耳楊后麗華宋婉不忌周旋暴君接御婢嬪有衞風碩人之德後知父異圖不平憤惋堅欲奪其志以死相誓黃皇室主王稱疾不朝山陽夫人抵壐軒下外戚亂賊類有賢女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天生三后所以不辱漢周抑亦發逆

臣之耻維三綱之絕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四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始興王謀逆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冬十二月始興王叔陵太子之次弟也與太子異母母曰彭貴人叔陵爲江州刺史性苛刻狡險新安王伯固以善諧謔有寵於上及太子叔陵疾之陰求其過失欲中之以法叔陵入爲揚州刺史事務多關涉省閣執事承意順旨即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伯固憚之

乃諂求其意叔陵好發古冢伯固好射雉常相從郊野大相款狎因密圖不軌伯固爲侍中每得密語必告叔陵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甲寅上殂倉猝之際叔陵命左右於外取劍左右弗悟取朝服木劍以進叔陵怒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爲乙卯小斂太子哀哭俛伏叔陵抽剉藥刀斫太子中項太子悶絕於地母柳皇后走來救之又斫后數下乳媼吳氏自後掣其肘

太子乃得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自奮得免叔堅手搤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時吳媪已扶太子避賊叔堅求太子所在欲受生殺之命叔陵多力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仍自被甲著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新安王伯固單馬赴之助叔陵指揮叔陵兵可千人欲據城自守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柳后使太子舍人河內司馬申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

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遣記室韋諒送其鼓吹與摩訶謂之曰事捷必以公爲台輔摩訶紿報之曰須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遣其所親戴溫譚騏驎詣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其首徇東城叔陵自知不濟入內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於井帥步騎數百自小航度欲趣新林乘舟奔隋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去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僵仆陳仲華就斬其首伯固爲亂兵所殺自寅至巳乃定叔陵諸

子並賜死伯固諸子宥爲庶人韋諒及前衡陽内史
彭暠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典籤俞公喜並伏誅暠
叔陵舅也信諒有寵於叔陵常參謀議諒粲之子也
丁巳太子卽皇帝位大赦　癸亥以長沙王叔堅爲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蕭摩訶爲車騎
將軍南徐州刺史封綏遠公始興王叔陵家金帛累
巨萬悉以賜之以司馬申爲中書通事舍人乙丑尊
皇后爲皇太后時帝病創臥承香殿不能聽政太后
居柏梁殿百司衆務皆決於太后帝創愈乃歸政焉
丁卯封皇弟叔重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　秋九月

丙午以長沙王叔堅爲司空將軍刺史如故

長城公至德元年　初上病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山陰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惡叔堅而有寵於上日夕求其短構之於上上乃卽叔堅驃騎將軍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爲江州刺史以祠部尚書江總爲吏部尚書　秋八月長沙王叔堅未之江州復留爲司空實奪之權　冬十二月丙辰司空長沙王叔堅免叔堅既失恩心不自安乃爲厭媚醮日月以求福或上書告其事帝召叔堅囚於西省將

殺之令近侍宣敕數之叔堅對曰臣之本心非有他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旣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已

張溥曰新安王伯固文帝第五子始興王叔陵宣帝第二子也兩人素不協鮮天親之愛然伯固善言論輕率嗜酒好鞭箠叔陵少機辯強梁嚴刻性相似也骨肉宗戚理無親疏獨情好應求又各有類賢者邇賢不肖者狎不肖周召同功管蔡並亂其大致也太建時叔陵用事伯固

諂附彼所親近非以諸父昆弟篤念不忘直劫於勢位向炎而趨又叔陵好發冢伯固挾弓矢好射雉兩人入則登朝堂侮耆老出則行田野縱椎埋其視殺人放君如蒱戲飲酒聊復爲之無害也宣帝不豫太子叔寶當立叔堅侍左右忽抽藥刀爲弑逆無平日約束之謀內外資助之力而僥倖鉛鈍賊傷人主此蓋身爲莽何羅擊漢帝殿上觸寶瑟立僵而叔堅奪刀褶袖其功則金日磾也雲龍突走白帽招呼叔陵跳躍勢僅一夫伯固不度利害單馬馳赴助其指揮

及四門旣閉蕭摩訶兵來㗺其泣矣何嗟及矣宣帝四十二男惟岳陽王叔愼知大義有漢北地王諶之烈次則長沙王叔堅搤始興拔太子兄弟急難勤勞在原然醮祀日月衣服木人亦鮮令終雖史云詛祝上書皆孔範管斌施文慶等爲之抑以驕召忌繇自取也西省見囚涕泣陳對欲死見叔陵責彼泉下叔寶哀而赦之乙卯之功不能受福猶可免死叔寶豈忍人哉史又云叔堅酒家婢子性頗使酒爲兄弟所憚初與叔陵招賓客爭寵不平朝位鹵簿不肯先後

左右爭道鬭其後奮縛叔陵似發宿嫌非忠國主然叔寶在東宮伯固善嘲謔甚親狎叔陵心害其寵將中以法旣懼相得願同死何也兇殘性類始隙而終固一見之宋劭濬再見之陳伯固叔陵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五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一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隋滅陳

陳宣帝太建十三年春二月隋主旣受周禪三月戊子以上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爲吳州總管鎭廣陵和州刺史河南韓擒虎爲廬州總管鎭廬江隋主有幷吞江南之志問將帥於高熲熲薦弼與擒虎故置於南邊使潛爲經略

長城公至德二年上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

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縣楣欄檻皆以沈檀爲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奇花異卉上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並有寵迭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

上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宫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爲常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爲龔貴嬪侍兒上見而說之得幸生太子深貴妃髮長七尺其光可鑑性敏慧有神彩進止閑華每瞻視眄睞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善候人主顔色引薦諸宫女後宫咸德之競言其善又有厭魅之術常置淫祀於宫中聚女巫鼓舞上怠於政事百司啓奏并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上

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爲條疏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宦官近習內外連結援引宗戚縱橫不法賣官鬻獄貨賂公行賞罰之命不出於外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孔張之權熏灼四方大臣執政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爲兄妹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上於東宮聰敏彊記明閑吏職心算口占應

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薦所善吳興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上皆擢用之以客卿爲中書舍人客卿有口辯頗知朝廷典故兼掌金帛局舊制軍人士人並無關市之稅上盛修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虛有所興造恆苦不給客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征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爲大市令暨慧景爲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釐不差然皆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士民嗟怨客卿總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上大悅益以施文慶爲知人尤加親重小大眾

事無不委任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上曰外閒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上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亦以爲然司馬申復贊之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奪任忠部曲以配範及蔡徵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三年　初北地傅縡以庶子事上於東宮及即位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縡受高麗使金上收縡下獄縡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

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
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
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
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廄馬餘菽粟百姓流離殭尸
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眾叛親離臣恐
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上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
謂緈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臣面
可改則臣心可改上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
遂賜死獄中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緈言及之
禎明元年　初隋主受禪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

陳諜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高宗猶不禁侵掠故太建之末隋師入寇會高宗殂隋主卽命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帝答之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爲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若密遣

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勱虢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荊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湓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卽須擇便橫度如擁衆自衞上江水軍鼓行以前彼

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爲基州刺史及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熲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柹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大船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等差晉州刺史皇甫續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帝問其狀對曰大呑小一也以有道伐

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效隋主勞而遣之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帝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厭之又於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級浮圖未畢火從中起而焚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閥閱競排詆之除大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

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諛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帝大怒卽日斬之先是隋徵梁主入朝梁叔父安平王巖弟義興王瓛來奔

二年春正月遣散騎常侍袁雅等聘於隋又遣散騎常侍九江周羅睺分兵屯峽口侵隋峽州三月甲戌隋遣兼散騎常侍程尚賢等來聘戊寅隋主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欲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

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鉗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埸晝伏夜遊鼠竊狗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關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帝二十惡仍散寫詔書三十萬紙遍諭江外　冬十月己未隋置淮南行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爲尚書令帝遣兼散騎常侍王琬兼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聘於隋隋人留於客館琬等屢請還不聽甲子隋以出師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爲行軍元帥

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蘄州刺史王世積出蘄春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青州總管弘農燕榮出東海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亙數千里以左僕射高熲爲晉王元帥長史右僕射王韶爲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區處支度無所凝滯 十一月丁卯隋主親餞將士乙亥至定城陳師誓衆 十二月隋軍臨江高熲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兹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

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
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
江總爲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
訶任蠻奴爲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
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
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
卷之勢事在不疑頻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
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秦王俊督諸軍
屯漢口爲上流節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睺都督巴
峽緣江諸軍事以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

頭灘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擊昕別栅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遲明而至擊之昕敗走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素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江濱鎭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初上以

蕭巖蕭瓛梁之宗室擁衆來奔心忌之故遣散其衆以巖爲東揚州刺史瓛爲吳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襟帶二州使南平王嶷鎮江州永嘉王彥鎮南徐州尋召二王赴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爲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鬭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上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羣臣少恩恐不爲用無可任者乃擢施文慶爲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出外之

後執事者持己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護軍將軍樊毅言於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並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爲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爲然乃與文武羣臣共議請如毅策施文慶恐無兵從己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己得專權俱言於朝曰必有議論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卽爲通奏憲等以爲然二人齎啓入白帝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殷勤奏請至於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

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帝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爲不可又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總總內爲之遊說帝重違其意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總又抑憲等由是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邪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爲而死帝笑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伎縱

酒賦詩不輟

隋文帝開皇九年春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羣臣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瀆內陳人覘之以爲內國無船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

克之晉王廣帥大軍屯六合鎮桃葉山丙寅采石戍
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戊辰陳
主下詔曰犬羊陵縱侵竊郊畿蠭蠆有毒宜時埽定
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內外並可戒嚴以驃騎將
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並爲都督
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爲大監軍遣南
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散騎常侍皐文奏將
兵鎮南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令執役庚午賀
若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弼軍令嚴肅秋
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

千餘人粥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州事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執巡及其家口皐文奏敗還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絕魯廣達之子世眞在新蔡與其弟世雄及所部降於擒虎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建康自劾詣廷尉請罪陳主慰勞之加賜黃金遣還營樊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將青龍八十艘於白下遊奕以禦六合兵陳主以猛妻子在隋軍懼有異志欲使鎮東大將軍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諭猛猛不悅陳主重

傷其意而止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陳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樊毅屯耆闍寺魯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寶田寺己卯任忠自吳興入赴仍屯朱雀門辛未賀若弼進據鍾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於新林蘄州總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破陳將紀瑱於蘄口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晉王廣上狀帝大悅宴賜羣臣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事唯晝夜啼泣臺內

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旣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乃奏曰此輩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將兵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主召摩訶任忠等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

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
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
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
明日欻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
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
勒石燕然陳主從之謂摩訶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
曰從來行陣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陳主多
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甲申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
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範又次之蕭摩訶軍
最在北諸軍南北亙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

弼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與所部七總管楊牙員明等甲士凡八千勒陳以待之陳主逼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者數四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陳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陳諸軍顧之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五千人員明擒蕭摩訶送於弼弼命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乃釋而禮之任忠馳入臺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之金兩縢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

唯當具舟楫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衞陳主信之敕
忠出部分令宮人裝束以待之怪其久不至時韓擒
虎自新林進軍忠已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領軍蔡
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
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
衆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僕射
袁憲在殿中尚書令江總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袁
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
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
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

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下榻馳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於井憲苦諫不從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士叩閤而入深安坐勞之曰戎旅在塗不至勞也軍士咸致敬焉時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恐其爲變皆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

王叔英總督之又陰爲之備及臺城失守相率出降
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
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
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遂就
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北掖門入聞韓擒虎已得陳
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向弼再拜弼謂之
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歸
命侯無勞恐懼既而恥功在韓擒虎後與擒虎相詢
挺刃而出欲令蔡徵爲叔寶作降箋命乘騾車歸己
事不果弼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高熲先入建

康熲子德弘爲晉王廣記室廣使德弘馳詣熲所令
畱張麗華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畱麗
華乃斬之於青溪德弘還報廣變色曰昔人云無德
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熲丙戌晉王廣入
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諂佞以蔽耳目沈客
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大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
析尚書都令史暨慧景皆爲民害斬於石闕下以謝三
吳使高熲與元帥府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
一無所取天下皆稱廣以爲賢矩讓之之弟子也廣
以賀若弼先期決戰違軍令收以屬吏上驛召之詔

廣曰平定江表弼與韓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又賜
弼與擒虎詔美其功開府儀同三司王頒僧辯之子
也夜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
歸罪於晉王廣廣以聞上命赦之詔陳高祖世祖高
宗陵總給五戶分守之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善
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籍草東向坐三日敕書唁
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
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泣再拜受詔明日
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
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敕以本官

直門下省陳水軍都督周羅睺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六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相持踰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據巫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忠肅復據荊門之延洲素遣巴蜑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忠肅

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棄城走陳慧紀屯公安悉燒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陳慧紀帥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艘沿江而下欲入援建康爲秦王俊軍所拒不得前是時陳晉熙王叔文罷湘州還至巴州慧紀推叔文爲盟主而叔文已帥巴州刺史畢寶等致書請降於俊俊遣使迎勞之會建康平晉王廣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睺陳慧紀子正業詣慧紀諭指時諸城皆解甲羅睺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然後詣俊降陳慧紀亦降上江皆平楊素下至漢口與

俊會王世積在蘄口聞陳已亡移書告諭江南諸郡於是江州司馬黃偲棄城走豫章等諸郡太守皆詣世積降癸巳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二月乙未廢淮南行臺省　陳吳州刺史蕭瓛能得物情陳亡吳人推瓛爲王右衛大將軍武川宇文述帥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瓛并軍拒述述軍且至瓛立柵於晉陵城東留兵拒述遣其將王褎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瓛大破之又遣兵別道襲吳州王褎衣道士服

棄城走瓛以餘衆保包山燕榮擊破之瓛將左右數人匿民家爲人所執逓進至奉公埭陳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與瓛皆送長安斬之楊素之下荆門也遣別將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莫有固志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慎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

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信之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暉至執之以徇并其衆皆斬之叔慎坐於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舉兵助之隋所除湘州刺史薛胄將兵適至與行軍總管劉仁恩共擊之叔慎遣其將陳正理與樊通拒戰兵敗胄乘勝入城擒叔慎仁恩破鄔居業於橫橋亦擒之俱送秦王俊斬於漢口

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冼氏爲主號聖母保境拒守詔遣柱國韋洸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璒據南康拒之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

叔寶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衆迎洸洸擊斬徐璒入至廣州說諭嶺南諸州皆定表馮魂爲儀同三司冊洗氏爲宋康郡夫人洸負之子也衡州司馬任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爲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瓌忠之弟子也於是陳國皆平得州三十郡一百縣四百詔建康城邑宮室並平蕩耕墾更於石頭城置蔣州晉王廣班師留王韶鎮石頭委以後事三月己巳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纍不絕帝命權

分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內外修整遣使迎勞陳人至者如歸夏四月辛亥帝幸驪山親勞旋師乙巳諸軍凱入獻俘於太廟陳叔寶及諸王侯將相幷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以次行列仍以鐵騎圍之從晉王廣秦王俊入列於廟廷拜廣爲太尉賜輅車乘馬袞冕之服玄圭白璧丙午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於前及太子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以下至尚書郎凡二百餘人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史令宣詔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初武元帝迎司馬

消難與消難結爲兄弟情好甚篤帝每以叔父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爲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引見尋卒於家魯廣達追傷本朝淪覆得疾不療憤慨而卒庚戌帝御廣陽門宴將士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於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境內給復十年餘州免其年租賦樂安公元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以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今可用臣言矣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辛酉

進楊素爵爲越公以其子玄感爲儀同三司玄獎爲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命賀若弼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公仍各加賜金寶及陳叔寶妹爲妾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略不交陳豈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

臣相比帝曰二將俱爲上勳於是進擒虎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污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加高熲上柱國進爵齊公賜物九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閒也帝從容命熲與賀若弼論平陳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帝之伐陳也使高熲問方略於上儀同三司李德林以授晉王廣至是帝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賞物三千段已宣敕訖或說高熲曰今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

世觀公有若虛行頗入言之乃止以秦王俊爲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鎭廣陵晉王廣還并州晉王廣之戮陳五佞也未知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瓘之罪故得免及至長安事並露乙未帝暴其過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傾巧側媚獻二女以求親昵瓘險慘苛酷發言邪諂故同罪焉帝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爲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罕有

醒時帝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帝大
驚使節其酒旣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帝以陳
氏子弟旣多恐其在京城爲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
使爲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詔以陳尚書令江總
爲上開府儀同三司僕射袁憲驃騎蕭摩訶領軍任
忠皆爲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吳興姚察爲祕書
丞上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爲江表稱首授昌州刺史
聞陳散騎常侍袁元友數直言於陳叔寶擢拜主爵
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
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徇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

納肝何其遠也帝見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睺曰聞公郢漢捉兵卽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頃之拜上儀同三司先是陳裨將羊翔來降伐陳之役使爲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睺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在羊翔之下能無愧乎羅睺曰昔在江南久承令聞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帝之責陳君臣也陳叔文獨欣

然有得色旣而復上表自陳昔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帝雖嫌其不忠而欲懷柔江表乃授叔文開府儀同三司拜宜州刺史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於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於公及至德之初鼎爲太府卿盡賣田宅大匠卿毛彪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及陳平上召鼎爲上儀同三司鼎叡之孫也壬戌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

可專行禁衞九重之餘鎭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既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毁頒告天下咸悉此意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爲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弼位望隆重兄弟並封郡公爲刺史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羅綺者數百時人榮之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左衞將軍龐晃等短高熲於

上上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初熲父賓爲獨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故上常呼爲獨孤而不名

十四年冬閏十月甲寅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絶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修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從帝登邙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幷表請封禪帝優詔答之它日復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繇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熲至日猶見啓在牀

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昔苻氏征伐所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

仁壽四年冬十一月壬子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城縣公謚曰煬

張溥曰江南亡國之君陳後主與齊宋同譏抑考行事不若是甚也宋亂於子業亡於蒼梧齊亂於昭業亡於東昏凡兩更無道國祚始絕陳則武帝以下鮮聞凶德後主性好文酒狎昵婦人其最不道者在於殺傅縡章華至瀆亂天倫

誅滅宗戚則未然也國亡入隋願乞官號平居
嗜驢肉與子弟日飲酒一石終於洛陽享年五
十有二其所爲近於頑鈍無恥雖繇此失國身
亦因而得全劉禪東遷不思岷蜀孫皓泥首賜
爵歸命二主皆無人心然禪愚皓詐禪弱皓忍
所爲亦小有殊宋昱齊寶卷皓之流也陳後主
叔寶禪之流也隋伐江南人人言克抑而不聞
大言無懼者獨施文慶沈客卿江總孔範等耳
周師入齊馮淑妃猶亂粉鏡急而用兵大抵非
荒主所樂陳後主日夜同八婦人十狎客劈箋

製詩麗服酣飲風流自命甚於無愁天子一旦戎服對敵左右勞苦無異桎梏或臨衆大笑或腹煩欲決大師在前童心如故彼但冀早釋干戈幸自寬勝敗非所計也任蠻奴始請固守臺城緣淮立栅精兵金翅徑掩六合其策誠善王不能從後竟背而降隋引韓擒虎軍入朱雀門是雖憤言不見信計出反覆然江南既亡任瓌猶勸王勇立陳氏子孫此非蠻奴弟子與門庭以內一忠一逆何懸殊也岳陽王叔慎刑牲誓師不望青門高涼洗太夫人保境拒守捧書慟

哭宗王抗北地之節婦人明霍戈之義而長城嬉笑如漢安樂亦無可如何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一